

# 山海识东坡 居琼岁月



## 通潮阁： 南渡北归乘桴意

■ 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

或是废弃于荒郊野岭，历经千年雨露风霜，或是见证城池兴废，掩藏于乱石碎瓦之下，碑石何处可寻？先贤的风采何以得见？幸而有拓片传世，才能让人感受原碑的内容及风采。

这一次，三张关于澄迈县通潮阁的拓片来琼展出，分别为《登通潮阁诗》石刻拓片、《通潮阁渡海诗》石刻拓片、《通潮阁渡海碑》石刻拓片。这些拓片，既精且美，阐幽发微，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，值得我们驻足凝神，体悟其中意韵。

三张拓片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，此番南来，从大的历史视野看，算得上“北渡南归”。无论是数百年前在澄迈拓印之后北上扬琼之名，还是今日来琼岛一展风采，其中因缘不得不全系于一人——那便是中国伟大诗人苏东坡。

历史的巧合，有时意味深长。拓片“北渡南归”，东坡南渡北归，中间连接的那个点，便是澄迈县通潮阁。通潮阁附近是东坡北归的渡口，也是历史的渡口，从这里出发，我们渡过时光的长河，回到千年前的琼岛，与东坡为邻。



通潮阁记事古碑。陈超 摄



《渡海帖》。资料图

### 渡海北归

六月二十日夜，澄迈老城外，月色皎洁澄明，月光铺洒在大海之上。码头上，一行人正在登船，苏轼站在船头，看着澄明纯净的天色，听着阵阵浪涛，境由心生、感慨万千。

这一夜渡海，东坡想的是什么？想三年的苦闷？是未遂的志向？是那些陷害自己的朝中小人？或许有，但这些大概只在东坡脑中一闪而过，东坡之所以是东坡，是那个被无数后人追慕的东坡，正因为他的人生维度不同于常人。你说风雨欲来，他说一蓑烟雨任平生；你说生活贫困，他说腹有诗书气自华；你说此生漂泊，他说此心安处是吾乡；你说没有美食，他说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
这一次，你说海南岛是南荒之地，他说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。当东坡乘船进入琼州海峡的夜色中，他眼里看到的是满天的星斗，是天容海色，想到的是鲁叟孔子，是轩辕黄帝，这些是辽阔的自然与深远的人文历史。

于是，东坡沉吟片刻，提笔写下了千古名篇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：“参横斗转欲三更，苦雨终风也解晴。云散月明谁点缀？天容海色本澄清。空余鲁叟乘桴意，粗识轩辕奏乐声。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

除了表达归去的心境，东坡“云散月明谁点缀？天容海色本澄清”这两句诗，也对海南海洋生态美景进行了传神的刻画，那是海天相接、月朗星稀，一派清澈宁静的景象。

此时的苏东坡已经六十三岁了，他的生命几近终点。但他要说的还是“苦雨终风也解晴”“天容海色本澄清”，他的内心如皓月般皎洁，如碧海蓝天般澄澈。

此夜，琼州海峡之上，一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，一位真正的浪漫主义者，在夜色中乘船向北归去，等待千年后，印着他诗文的拓片，再一次南渡……



澄迈县通潮阁遗址(2002年)。李幸璜 摄

### 南渡来琼

1097年，苏东坡从惠州再贬为琼州别驾，昌化军(今海南儋州市)安置。收到诏令，东坡抱着必死的心态，和儿子苏过一起前往海南，他们先是由水路上到广西藤州，后与被贬雷州(今广东雷州市)的弟弟苏辙一起南下。最后苏辙送哥哥来到徐闻海角渡海。

这一次东坡如何渡海，史料中没有明确的记载，也不清楚他究竟是在哪个港口登陆海南，有说在海口，有说在澄迈。但他三年后所写的《伏波将军庙碑》中描述到“自徐闻渡海……舳舻将济，眩栗丧魄”，由此可以猜想，东坡南渡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、风平浪静。

苏轼刚到海南时，处境十分艰难，“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”。好在东坡交朋友的本事亦是一绝，他与当地的老百姓相处得十分融洽，无论是庙堂高士还是乡野村叟，他都能与之交好，毕竟他是那个“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。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”的东坡。

### 登阁望远

北归，总需要有登船渡海的地方，此时，通潮阁和澄迈县已在等待着属于它的历史高光时刻。

通潮阁是官方服务区澄迈驿里的一个阁楼，也叫通明阁。通潮阁是什么样子？今天我们已难寻它的遗迹，但通过清代澄迈县儒学教谕李梓瑶所作的《重建通潮阁记》，我们可一览其风采。《通潮阁碑》上所刻的，正是李梓瑶率澄迈绅耆捐款重修通潮阁的过程。

李梓瑶言，登上通潮阁，可见“南山耸翠，缭绕以澄江，时雨淋漓，洪涛弥漫，飞泉瀑布，势若奔雷”，在阁的一侧“市场罗列，贸易鳞集”，面前“冠盖轮辘，络绎不绝”，既有自然之胜景，也可观市井之气息，更是往来交通之要冲。

东坡终于来到了通潮阁。虽然已经得到赦免，但归途前路茫茫，自己也已老病缠身，不知何日才能回到中原，东坡一步步走上阁楼，只见高阁飞檐四张、凌空而起，正俯视着横跨澄江的长桥。

东坡举目远眺，眼见白鹭群飞，蔚为壮

观，不觉沉浸其中，竟未发现海岸边的树林已淹没在了晚潮中。在这登阁览胜的过程中，东坡的心情由阴郁转向明朗，由狭窄转向豁达，于是他提笔写下：“倦客愁闻归路遥，眼明飞阁俯长桥。贪看白鹭横秋浦，不觉青林没晚潮。”东坡对海边生态美的细致描写，引发了人们的共鸣，后来“通潮阁”一直被列为“澄迈八景”之一。

但这还不够，三年以来的不易，甚至“乌台诗案”以来的沉郁，如今仿佛都已是过眼烟云，能北归，能回到中原、回到家乡，还有什么好惆怅的呢？于是大诗人也提笔写下：“余生欲老海南村，帝遣巫阳招我魂。杳杳天低鹞没处，青山一发是中原。”本来都打算在海南终老了，谁能想到皇帝还能把我叫回去，当东坡的心情由此激动起来，却发现中原仍在“杳杳”之处，自己与中原之间还隔着绵绵青山。

站在通潮阁上，东坡的心情仿佛佛连通潮水，时而风平浪静，时而汹涌澎湃，他高兴、激动，也惆怅、紧张，甚至有些害怕。细腻而复杂的情感，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与伟大的作品，也机缘巧合成就了澄迈县通潮阁。